对话

刘国松: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当代艺术

本报记者 **张晶晶**

消失中的冰川(水墨) 刘国松

“再过50年,还能看到这么好的雪景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通过水墨雪景才能想象冰雪的魅力。”1月9日,“冬韵——水墨雪景”展在香港中环广场拉开帷幕,被誉为“台湾现代水墨艺术之父”的著名画家、此次展览顾问刘国松在开幕式上倡议:“低碳”生活,人人有责!

由香港信和集团“香港艺术”项目提供学术支持赞助的“冬韵——水墨雪景”展,集中展示了两岸三地画家刘国松(台湾)、陈成球(香港)、陈君立(香港)、白海(大陆)的雪景新作。陈成球、陈君立是香港现代水墨画运动的先锋,他们的雪景绘画尝试运用新的表现技法,创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风格、新形式。白海来自沈阳,数十年来致力于雪景山水画探索,其笔下的雾凇绘画堪称一绝。

展览开幕式后,刘国松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当代”不等于西方

记者:您是台湾现代水墨运动之父,一直以革新者的形象出现。很多当代艺术家认为水墨画家的作品和现实没有关系,您怎么看?

刘国松:他们的作品才和现实没有关系呢。这次展览不就是在关注全球变暖问题吗?中国所谓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多是跟风西方,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反映中国的问题。

我当年是“全盘西化”派,五体投地地崇拜法国的“五月沙龙”,后来才意识到,真正有文化思想的人,都会考虑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应该做什么,于是从西洋画转攻水墨。我不反对当代艺术,但是我反对全盘西化。

记者:您上世纪60年代游学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当代艺术了?

刘国松: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华盛顿看过一件非常棒的装置作品,至今印象深刻——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坐在大而旧的沙发椅子上,穿着一件旧裙子,裙子刚刚盖住膝盖,膝上抱了一只巨肥的大猫;旁边模拟老太太头部轮廓所做的圆桶里,放了一张非常漂亮的18岁小姑娘的照片;老太太左手边的茶几上是年轻人和小孩的照片,茶几的旁边则摆了一个落地的草笼子,黄毛小鸟在笼子里一直跳个不停;鸟笼的右边是针线篓;后面的墙上是一位海军将领的遗照,帽子上长了草,胸部是徽章……

这件作品的标题叫“等待”,用对比的方式反映了美国孤寡老太太晚年生活的孤单。装置作品刻画的是老太太,她的海军将领老公很帅,可惜离她而去。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很美,她很怀念当年的日子。现在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只有观看照片和电话与他们联系,只有老猫相伴,她把情感寄托在猫身上,所以猫养得肥肥的。

在美国,子女往往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有很多孤寡老人身边没有亲人,非常孤独。我看了之后,感动得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件作品真正反映了美国的问题,而且艺术手段很高明。

记者:您刚才说的是您欣赏的当代艺术作品,有反面教材吗?

刘国松:1972年,我被德国科隆东方美术馆邀请办展览期间,参加了一个当代艺术展的开幕式。开幕时,从大堂后面慢慢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大堂中间。有一个人提了羊,绑住羊腿,将羊倒挂在女孩背后的墙上,羊头朝着女孩的肚脐眼。提羊的人,拿了一把匕首从羊尾巴一刀切开,血顿时淋在女孩的身上。为了成名,越是吓人一跳,越是让你记得住。

国内的很多当代艺术家也开始效仿,想办法让人吓一跳。后来听说南京有个艺术家躲进牛肚子里。这不是中国人的办法,不是中国人的境界。中国艺术追求绕梁三日,钻牛肚子吓人一次可以,下一次怎么继续下去,就难了。

记者:您觉得形式不是问题?

刘国松: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各种表现的形式都可以利用。但不是照样拿来,不是复制,不能忘了自己的立场。比如上海艺术家王天德的装置作品,我就觉得不错。

很多艺术家没有想问题,流行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些当代艺术家虽然作品不太成熟,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也很喜欢。“当代”不等于西方,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当代艺术。我看了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觉得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堆了一堆东西,还怕人家看不懂,写了一大堆文字。艺术本身就是说明,哪用文字来说明?

年轻画家要看清艺术背后的阴谋

记者:当代艺术为什么那么受关注?

刘国松:1993年,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文化没有被同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儒家文化。他对中国的崛起非常担忧,建议美国政府和欧洲国家合作。

有几个大陆的当代艺术家为什么这么红?完全是美国人捧出来的。美国人捧样板,然后让国内的年轻人跟着走。同化全世界是美国的一个目标。

当年台湾的画家到美国,刚好赶上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有一些画家跟着照相写实主义的潮流走,被邀请到美国很好的画廊去展览,而且作品卖得不错。这些画家回台湾后,简直不得了,自称“我是国际性的画家”,吹得一塌糊涂。于是,台湾的年轻画家跟着他们走。等照相写实主义的风潮过去,他们就被淘汰了。张晓刚在纽约卖得很高,我不认为美国的收藏家真的愿意花那么高的钱去买中国人的画。《艺术的阴谋》一书告诉了我们其中的秘密:“国际当代艺术”既非“国际”亦非“当代”的艺术,而是美国人“二战”后在世界上强行确立的一种“美国式艺术”。

被捧的画家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油画;二是人物画,因为人物画是西方艺术的主流;三是作品具有反政府、反社会、反现实的倾向。年轻人看到这样的画能在国际上卖很高的价钱,马上去追风。很多年轻画家不理解背后的艺术阴谋,他们只看到现象而没有能力去分析。

记者:您期待看到什么样的当代艺术?

刘国松:我们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民族,不排斥学习别人的文化,但要消化,用有营养的部分来增强自己的体力。艺术家首先要把自己的坐标找好,再谈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横坐标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统,纵坐标是外国文明,两个坐标要交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一方面,把中国的传统拿来,有选择地保留;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在两者之间,针对中国的问题建立现代中国文化体系。

回声壁

■“包括第11届全国美展在内的最近几届全国美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我个人觉得,真正能使我们激动的美术作品不多,人文精神的普遍弱化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忧虑的。描写自己没有动情、动心的内容,选材再好,技巧再精美,样式再有多少变化,也不能使人感动。”

——邵大箴说“全国美展激动人心的作品不多”。

全国美展作品展有两个极端:一是主旋律,一是无厘头。在两者之间,深刻地表现当下生活,具有深沉的人文精神,能让观者为之激动感动的作品,的确寥寥无几。邵先生号准了脉,但要治愈“人文精神的普遍弱化”这个顽症,则需画家自警自励,苦练内功。

■“摄影界已变成名利场,弄得真正搞摄影的人并不在这个圈子里混。这几年摄影家协会到处办摄影节,挂名搞各种活动,这样钱就进来了,弄得乌烟瘴气的。有些省份,许多领导办摄影展,有些作品都是别人的……可见中国摄影界和中国足球一样。”

——贺延光说“摄影界已变成名利场”。

我们的摄影整得跟中国足球一样,真是个绝妙的比喻。中国摄影金像奖“剽窃门”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摄影界为什么这么黑?中国摄影家协会难辞其咎。

■“我不掩饰我有虚荣心,愿意人家讲好听的,因为百味人生这也算一味。不过回到家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摸摸良心,你到底值不值?值,问心无愧;不值,就应该明白自己本事平平,草包一个,没什么飘飘然,可知那是人家瞎捧你呢!”

——韩美林的“闲言碎语”。

的确,艺术界的自大狂特别多。先哲谓“吾日三省吾身”,当今的艺术家做不到一日三省,一日一省乃至一周一省、一月一省总是应该的吧。

■“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诚心诚意,不要三心二意,同时还要有牺牲精神。成功失败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能承受失败,敢于为自己的目的、艺术去奋斗。像我,本身就喜欢艺术,我的背景也不允许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就只能老老实实走,这个是天意,所以陆老师的思想我很容易接受。因为我们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陈家泠说“对待艺术要有殉道者的精神”。

陆俨少曾说“要有殉道者的精神,要有与古人血战到底的气魄”,其胸襟气度自非常人可及。陈家泠秉承乃师教诲,立志高远,不怕牺牲,既取法老师又“背叛”老师,故能闯出一片艺术的新天地。

■“不能把命名当作终极目的,为书法名城而‘名城’,为书法之乡而‘之乡’。应该把命名的过程作为促进本地区书法发展的过程。不能一报就批,一批就授,一授了之……参与的人员应该廉洁自律,防止不正之风使命名变味。”

——张海谈“防止‘书法名城’命名变味”。

目前的事实却是,虽然不全是“一报就批”,但基本上是“一授了之”。“书法名城”若徒有虚名,岂能不变味?

续随子 点评

继北京炎黄艺术馆、中国农业大学艺术馆展出后,“李延声、李梓源艺术联展”1月9日在北京798艺术区桥艺术空间续展。《智者——李延声中外名人写真画集》部分作品仿真件同日首发。

本次展览是国内首次国画刻瓷联展,汇集了李延声创作的38幅名人肖像写真和李梓源创作的58幅名人写真刻瓷作品。 (丹 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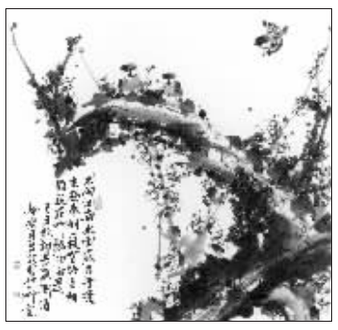
动态

“民生·生民”水墨画展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成笑容)2009年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大家蒋兆和诞辰105周年,同年举行的“民生·生民——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学术邀请展”是美术界首次以“民生·生民”为主题的创作活动。展览中,蒋兆和代表作《流民图》以及当代人物画家的70余件力作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日前,围绕此次展览的学术研讨会暨蒋兆和艺术研究会首届会员大会在京召开,90余名画家和美术理论家出席了会议。

此次学术会议由理论家刘曦林、薛永年等主持,以“民生·生民”为主题深入分析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并就当前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荣宏君:“70后”画家品“梅”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雪后品墨梅,更有无限回味。1月10日,由文化部青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文艺界别组主办的“荣宏君新作展”在全国政协礼堂华宝斋书院举办,在梅香茶韵中,一个主题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专题传达了到场众多青联委员的人生感悟和精神追求。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荣宏君,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年轻艺术家,他曾拜文史大家史树青习鉴赏之学,并师从画家于志学潜心书画。在绘画之余,他涉猎文物鉴定和艺术研究,继《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后,近日又推出《烟雨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梅”之高节、坚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自古便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展览现场,在各艺术领域出类拔萃的青联委员交流了对于梅花品格和梅花笔墨的认识。在浮躁和喧嚣的当下,如何将“梅”的精神内化为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品质,仍然是一个耐人寻思的话题。

“玉润仁和”展现胡同风情

钟楼残雪(国画) 邵 辰

本报讯 (记者鲁娜)胡同是京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月7日,以书画、摄影展现宣南胡同风情的“玉润仁和”胡同艺术展在北京市宣武区文化馆开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冒着雪后严寒前来参观。

本次展览展出了30多位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200余幅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京胡同的现状。其中,今日书家重写胡同门联的书法作品,再现了胡同的楹联文化,而中国美术学院岩彩画研究室的岩彩作品,也展现了非北京人眼中的北京胡同。

在展览现场,参展画家冯柯谈起了自己对胡同的认识:“北京胡同历史悠久,就连身为汉族京官的纪晓岚也住在宣南的胡同里,皇城在北、汉人居南的居住惯性形成了今天意蕴丰富的胡同文化。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北京城变了样,本次画展就是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对胡同文化、胡同变迁等进行思考。”

据悉,此次展览由宣武区文化馆、宣武区书法家协会、宏宝堂联合主办。

陈开祥花鸟画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1月9日,由中国健康月刊社主办、中国扇子艺术学会联办的花鸟画家陈开祥书画展在中央民族乐团大厅展出。

此次展览的50余幅花鸟画作品,用色大胆饱和,充满盎然生机,其中多幅作品章法简约,笔墨不多却黑白对比强烈,给人以简约厚重之气。陈开祥是安徽省凤台县人,现为国家一级画师。他自幼勤奋好学,1965年入伍,在部队的多次书画比赛中一直名列前茅。 (川 波)

水墨搭台,唱的是出什么戏?

梅 哲

时评

近日,第一届林州水墨双年展巡回到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近120位艺术家参展。双年展的名头、“高峰论坛”的举办及“后文人”概念的提出,显示出策划方在操作上的“良苦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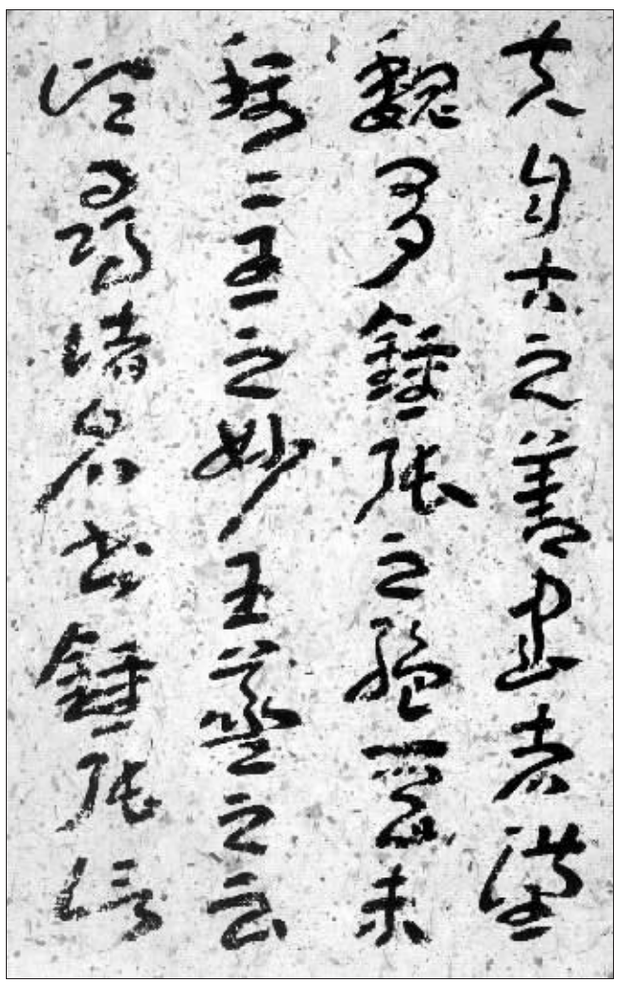
林州在哪儿?要是不上百度上搜一下,还真不知道。它在河南境内,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上世纪60年代曾闻名全国的“红旗渠”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城市,推出了第一届水墨双年展。排在主办方前两位的,是当地政府和一个房地产公司。用当地媒体报道的话说:“双年展是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是推出世界各国新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是各国各地重要的艺术节日,其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或电影界的奥斯卡、戛纳……”这很可能也是当初策划者在说服政府以及房地产老总时的说辞。事实上,多少有点艺术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水平的可以称之为“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并不是任何冠上“双年展”名头的展览都能称得上艺术领域的“奥斯卡”“奥林匹克”。而把双年展搞成巡回展,也算是独特的创举吧。

在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展厅里,整个展览分为国画名家、现代水墨、新文人画、实验水墨、观念水墨、经典书法、现代书法、后文人水墨八个单元,且不说这些分类多么含糊与混乱,也不说同期举办的“高峰论坛”上所提出的“后文人”概念多么莫名其妙,单说冯小刚、赵忠祥、董浩叔叔等人作品的参展并被堂而皇之地搁在“后文人水墨”单元里这件事,就足以贻笑大方了。策划人是不是以为自己在策划的是个综艺节目?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再不济,也不至于堕落到要用这些明星来撑门面吧?他们跟“中国30年水墨实验”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学术上的极不严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艺术道德的沦丧?

水墨搭台,唱的是出什么戏?估计策划人是心知肚明的。他们更加清楚的是,只要搞得热热闹闹,媒体报道跟得紧密,在林州市政府跟赞助方那里就可以有个不错的交待,至于学术不学术的,谁会真的在意呢?真正能留在手里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利”字。或许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应对学术质疑的说辞了,博伊斯不是说过么,人人都是艺术家!更何况咱们中国传统文人艺术里本来就没有专业艺术家一说,大家都是业余的,为什么冯小刚、赵忠祥、董浩叔叔就不能参展?之前参加了林州水墨研讨会的画家林飞的批评一针见血:“对于林州双年展‘后文人’的提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是一个‘假大空’的理论。在艺术的学术性上缺少实在的上下文关系,其人员的成分是杂乱无章的,根本上不具备文人的起码素质和艺术水准……文人是具有精神诉求的形式,有文化内涵的依托,有人格素质的修养,不是当今逐利追名的奔忙和趋炎附势的表演。”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式水墨双年展,开始在国内巡展了。我有点好奇的是,策展团队里的著名批评家、参展艺术家里的那些著名艺术家,对此作何感想?

作品选登



李一章草书谱局部 (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